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影印

禮記

第一册

禮年六第

谷谷大書院

一棟

191



《礼拜六》周刊共出版二百期。第一期出版于一九一四年六月，至一九一六年四月出满百期停刊。一九二一年三月复刊，又出满一百期。其中所刊登的作品体裁兼收并蓄，以哀情及社会性质者居多。作品以长篇或中篇居多，作者有周瘦鹃、李常觉、姜杏痴、陈小蝶、叶圣陶等。代表作品有，《孽海疑云》、《剑胆箫心》、《恐怖窟》、《蘸着些儿麻上来》、《长春妓》、《断指党》、《大千世界》、《读书小记》、《静香楼笔记》等等。

鸳鸯蝴蝶派文学作为一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史家的研究对象之一，也是文学爱好者阅读的对象之一，收集整理这方面的有关资料，影印出版，既有利于史料的保存，更为治文学史者提供了方便，谅当为读者所欢迎。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关于《礼拜六》周刊

代

序

郑逸梅

民初旧派作者，凡写趣味性作品的，不是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就是被称为「礼拜六」派，也有说「鸳鸯蝴蝶派」即「礼拜六派」的。实则「鸳鸯蝴蝶派」以词藻是尚，往往骈四俚六出之；「礼拜六派」大多用通俗散文，也有用语体的。

「礼拜六派」的典型刊物《礼拜六》，是什么样的刊物呢？《近代文学史》上虽然提到，但语焉不详。这儿把当时编辑《礼拜六》的周瘦鹃那篇夫子自道式的《闲话礼拜六》一文，录在下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苏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省委文教部长俞铭璜同志谈起了我和四十年前的刊物《礼拜六》，说是当时我们所写的作品，到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趣味的。我于受宠若惊之余，不由得对于久已忘怀了的《礼拜六》，也引起了好感。不错，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并经常创作小说和散文，也经常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在《礼拜六》上发表的。所以我年青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系，是个十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个周刊，由我和老友王钝根分任编辑，规定每周六出版，因为美国有一本周刊，叫做《礼拜六晚邮报》，还是创刊于富兰克林之手，历史最长，销数最广，是欧美最

者最喜爱的读物。所以我们的周刊，也就定名为《礼拜六》。民初刊物不多，《礼拜六》曾经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在河南路广东路口，旧时叫叶山房的左隔壁）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着。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象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

「《礼拜六》前后一共出了二百期，有不少老一辈的作家，都是《礼拜六》的投稿人。前几天我就接到中等教育部叶圣陶副部长的信，问我有没有《礼拜六》收藏着？他当时曾用「叶陶」和「允倩」两个笔名，给《礼拜六》写过许多小说和散文，要我替他检出来，让他抄存一份，作为纪念。又如名剧作家曹禺同志，去夏来苏州访问我，也问起我有没有全份《礼拜六》，大概他也曾投过稿的，可惜我经过了抗日战争，连一本也没有了。这两位名作家，对《礼拜六》忽发思古之幽情，作为一个「礼拜六派」的我，倒是与有荣焉的。」

「至于《礼拜六》的评价，可以引用陈毅副总理前二年对我说的话：「这是时代的关

系，并不是技术问题」。

「现在让我来说说当年《礼拜六》的内容，前后二百期中所刊登的创作小说和杂文等等，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不一定都是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并且我还翻译过许多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例如法国大作家巴比斯的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其中一部分曾经收入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意外地获得了鲁迅先生的赞许。总之，《礼拜六》虽不曾高谈革命，但也并没有把海淫海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

「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作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为代表，「礼拜六派」是却写不出来的。当然，在二百期《礼拜六》中，未始提不出几对鸳鸯几只蝴蝶来，但还不至于满天乱飞，遍地皆是吧！」

「当年的《礼拜六》作者，包括我在内，有一个莫大的弱点，就是对于旧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譬如一个医生，只会开脉案，而不会开药方一样。所以在文艺领域中，就得不到较高的评价了」。

以上云云，未免主观一些，但作为参考资料而言，想也无妨吧！该刊共出二百期，第一期出版于一九一四年六月，至一九一六年四月出满百期停刊。隔了五年，一九二一年三月复刊，又出一百期，寿命告终。较长的小说，有天虚我生的《孽海疑云》，姜杏痴的《剑胆箫心》，常觉、小蝶合译的《恐怖窟》，吴双热的《蘸着些儿麻上来》，程小青的《长春妓》和《断指党》，江红蕉的《大千世界》，程瞻庐的《写真箱》等。前一百期完全为小说，后一百期，则兼登杂作，如林琴南的《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张镠子的《读书小记》，王钝根的《拈花微笑录》，陈瀛一的《睥向斋秘录》，余空我的《锁空楼忆语》，缪贼菌的《蜚庵捧腹谈》，沈禹钟的《绵蛮录》，刘豁公的《哀梨室戏谈》，范君博的《小明月笔剩》，姚麋麋的《静香楼笔记》等。封面画，大都出于丁悚手笔，袁寒云题签。

禮拜六第一期小說目錄

塔語斜陽.....小蝶

朝霞小傳.....劍秋

禮拜六.....大錯

棠影錄.....東瑩

西冷幻夢.....語儂生

博學大家.....劍秋

活死人.....劍秋

阿妹.....渥生

急智.....了青

拿破崙之友.....瘦鵝

禮拜六.....鈍根

第六卷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第六卷 一 李鴻章目錄

塔語斜陽（一名三宮主塔）

（小蝶）

吾子小蝶。居醉靈軒。每當夕陽西下。時與靈筠女士喁喁而語。三宮主塔軼事。女士蓋回回之。奇熟於典籍。故言阿勃蘭宮歷史。綦詳。吾子好奇。乃一一筆之於書。積稿既夥。以眩阿母。爲予所見。則覺其寫景叙情之處。每涉非非之想。轉爲我所弗如。鈍根索我新著。初欲假署天虛我生之名。繼念茲事。固非我所悉也。且其用筆。亦與我異。爰爲略叙緣起。綴之篇首。以當介紹。甲寅五月天虛我生識。

格蠟那達。既爲基督教人所收復。阿勃蘭宮遂漸荒廢。翠華久不臨幸。九天閭闔。闕焉無人。而宮花禁柳亦一一現爲淒怨之色。每當日輪西下。迴光反射。照遍屋脊。惟見紅瓦鱗鱗。與暮靄相映。及至黃昏。則殿影深黑。鷗尾亦爲暮色所蒙。隊長影於地。一若造物特設此慘淡悲涼之景。以供後人之興亡憑吊者。而所謂三公主塔者。則尤殘敗不堪。綺窗雕檻。但見蟻蝕。公主妝樓。則已盡爲蝙蝠鷗鷺之窟宅。存者僅規模耳。猶人之但留殘骨於人間。故游人踪跡。亦不時至。而僧夫老媪。又復倡爲迷信之談。謂此塔中乃有多情之鬼。每於斷闌殘檻中。時見宮妝女郎。窺客於柳絲之底。而小公主芳魂。每於月光如晝之時。行吟水次。且時聞幽怨之琴聲。凡此諸說。初非都屬渺誕。蓋人咸秉靈魂。而生體魄。僞也不過性靈偶與體魄相值。遂負之出胎。迨人既死。則不過偶失其暫有之體魄。其靈

魂初未漫滅。然則花晨月夕之時。偶然一現。色相亦其宜矣。讀者以吾言爲誕乎。則請舉三宮主塔之歷史以示讀者。

當回回全盛之時。王者爲穆罕默德。其爲人勇悍無倫。每臨戰陣。輒握長刀。揮士卒死鬪。右臂旣斷。而威猛如故。人民竊加以徽號曰。斷臂穆罕默德。願王之行事固暴獷。不能無疵。然自有正史在。毋待予之喋喋。今所記者。但涉其家事而已。一日穆罕默德以從臣宿衛行於山中。忽見羣騎滿載。輻重。并所掠之基督教徒而歸。羣囚中一西班牙女郎。盛服跨青驃馬。如雲之髮垂被其素頰。玉容憔悴。以袖掩面而哭。秀一老媪且行且昂首視女郎。一若爲之解慰者。女但掩泣不復置答。穆罕默德凝視久之。忽於其百經鋒鏑之精鐵軀中。發現一點溫存柔輭之心。念此嬌好女郎。奈何亦使慘遭俘虜。其時羣騎已行近王側。武士乃爭舉其矛。下馬向王致敬。嗥聲陡寂。但聞衣裳綷綷之聲。毋敢稍有喘息。王略領之。乃以左手指馬上女郎。問騎長曰。此爲何人。騎長聞言肅然對曰。此爲西班牙鎮酋之女。城破見俘。王曰。然則以此女留侍寡人。遂納之宮中。而仍以彼同來之老媪爲保傅。女郎旣入宮。願終無歡。王百計媚之。竟欲使主中宮。女終涕泣弗答。且謂宗教旣殊。王又老暮。寧死耳。何能強人所難。王計窮。乃召其保氏謂曰。汝能使爾女公子心向寡人。則當加汝厚錫。否則明日之夕。爾頭不更生。爾頰上矣。保氏唯唯。私計我女公子苟貴者。則此宮中惟我尊耳。以生較死。苦樂奚如。

入夕。女方背燈伏案而哭。保氏拊其背曰。孺子乎。爾奈何膠執若此。汝亦嘗聞諺語有云。受盜劫者。苟得其稍稍。賜還亦聊勝於全劫耳。且吾主人在西班牙受職。初非尊貴。以女公子而偶格蠟那達之王。寧云非幸。至以宗教爲嫌。則女公子身歸其人。心終不歸其教可也。日後苟得一雄。老王以遲暮之年。一旦大漸。則吾女公子直南面耳。卽爲國仇計。借種以滅其國。亦大有裨。徒戚戚奚爲哉。嗟乎女公子。吾言至此。苟聽我者。日後尙有絕大之希望。否則明日之日。吾二人上纒首之臺矣。女公子自思。爲后勝耶。爲鬼勝耶。言已大哭。氣咻咻然如牛喘。而於袖底偷覷。則見女公子方自垂其鬢。之頸。以手拈弄裙帶。默然不語。媼乃私心竊喜。知其心動矣。因曰。女公子究如何哉。女徐昂其首。面目慘淡。有若經雨之梨花。凄然曰。開迭。我許汝矣。開迭大喜。亟曰。女公子決乎。女曰。不決。且奈何。吾允汝。請開迭。迺破涕爲笑。逾數日。冊命下。女則匪特嫁王。且復易其宗教。保氏亦禮回。奉王命。專侍王后。而於是開迭。迎之權。壓宮中矣。

明年后一舉。獲三雛。王晚年望子心切。願三雛均女。乃大失所望。然以遲暮得此。亦聊勝於無。則亦稍自慶幸。回禮。舉兒必以星家推其命宮。王雖强悍。不信命。願國俗。不可違。遂亦以其庚辰。令星家推之。星士謂三主長時。王宜親自督率。勿使落保傳之手。且三主鍾情無極。惟多情。人易生波瀾。故不可使貴。否則將不利於父母。讀吾書者。當知以斷臂穆罕默德之爲人。何屑迷信星家之言。乃思。

與命爲忤。必欲貴此三女。居以絢麗之。王宮享受。且視后有加。顧三主尙雖亦殊。不知有所愛憎。然聞鶯燕之聲。以及宮嬪之歌。唱亦似疑神傾聽。一若有所會悟者。老王乃竊竊憂之。以爲情芽萌矣。願終不欲聽星士之言。遂亦置而無防。流光如矢。三主均七歲矣。王乃賜以回回之名。長公主曰賽達。次公主曰雷拉達。小公主則曰孰那海達。意蓋謂其嬌小如鶯也。三主旣長。情性亦復不同。長公主於婀娜中。寓凜烈之氣。肅然有丈夫風。次公主則溫柔旖旎。目朗然如點漆。望之儼然如西班牙美人。而秀媚過之。蓋深得其母后之神髓者。三公主則玲瓏嬌小。癡憨如好鳥。依人輒攀其母之裙。嚶嚶作語。而花外雛鶯亦吐其嚶嚶歌。喉如讚美。其嬌小可人。實爲阿姊所弗及也。以是老王愛之彌篤。視兩姊有加。逾年。王后以疾薨。殂時握其三女之手。以授老王。並開迭迦。囑其善視。王后旣殂。老王痛之甚切。忽憶星家之言。謂不當貴此三女。吾奈何與命忤。今殺其母矣。凡人於心思。奮奮之時。每每有平時極聰明透徹。乃爲神經所激觸。遂亦誤入迷信。不復能悟。卽此身經百戰之穆罕默德。老王乃亦爲其所朦。遂以三女授開迭迦。令爲保傅。遷之於莎。而比德離宮。宮在達德山之左。綉麗。雖亞阿勃蘭王宮。然亦飛薨畫閣。華貴萬狀。凡人居此。亦正艷福不淺。然在三主亦幾同於罪囚矣。顧三主尙幼。智識未開。則亦無少怨望。日就其保姆。習西班牙文字。以消長晷。次公主以天然愛好之性。每每臨水弄影。自惜娉婷。大類宮花。無主臨風。抱愁而顫。長公主知其意之所在。恆以婉言。

規。諷。惟。在。長。宮。主。心。中。亦。未。始。不。以。寂。寞。爲。無。歡。也。而。開。迭。迎。則。猶。夢。然。以。爲。孺。子。胡。自。鬱。鬱。敢。以。不。堪。入。耳。之。言。諄。諄。誨。勉。殊。不。知。轉。足。以。增。其。愁。煩。耳。一。日。長。公。主。方。與。保。母。坐。螺。鈿。榻。上。嗚。嗚。而。語。次。公。主。梳。妝。既。竟。對。鏡。默。然。波。瞳。如。剪。秋。水。櫻。口。微。綻。狀。如。乳。嬰。弄。笑。匏。犀。微。露。燦。白。若。編。貝。而。兩。頰。嬌。紅。絕。似。桃。子。新。熟。鮮。艷。欲。滴。紺。墮。馬。髻。蓬。蓬。若。結。雲。氣。此。時。衣。紅。緋。之。衣。長。裙。窄。地。疊。作。波。紋。愈。顯。其。婀娜。之。態。因。之。徘徊。顧。影。審。視。久。之。不。禁。失。聲。歎。曰。鏡。中。人。良。不。吾。欺。也。長。公。主。聞。言。領。而。笑。之。曰。美。盡。美。矣。但。開。迭。迎。方。以。手。揜。首。假。寐。忽。昂。首。曰。孺。子。何。言。長。公。主。乃。低。鬟。而。默。顧。二。主。雖。長。日。抱。愁。如。此。而。執。娜。海。達。則。仍。癡。憨。如。昨。且。愛。花。鳥。直。同。性。命。有。時。徘徊。月。臺。之。上。縱。眺。星。光。霧。氣。及。月。光。被。海。每。聞。海。上。漁。歌。或。林。際。人。家。絃。索。聲。則。亦。躍。躍。然。有。動。於。中。然。見。海。上。濤。生。或。雷。聲。乍。起。則。必。掩。耳。趨。其。保。氏。幾。至。驚。悸。亡。魂。宮。本。背。山。而。築。苑。牆。直。出。海。壖。猶。有。小。樓。出。臨。銀。波。之。上。花。窗。受。風。而。灘。上。行。人。乃。不。能。關。及。樓。心。三。主。恆。於。午。後。臨。其。上。灑。眺。以。爲。笑。樂。一。日。長。公。主。憑。闌。望。海。此。時。日。輪。已。向。西。崦。而。下。殘。照。射。海。散。爲。金。綫。與。海。波。互。相。起。落。海。岸。平。原。正。橫。暮。氣。爲。日。光。所。映。直。同。銀。海。生。瀾。而。阿。白。蘭。宮。之。屋。脊。亦。咸。作。黃。金。色。無。何。殘。照。既。隱。則。此。格。蠟。那。達。城。市。咸。入。森。沉。之。境。惟。見。林。際。疎。燈。若。隱。若。現。回。視。阿。白。蘭。宮。中。則。飛。閣。複。道。時。見。紅。燈。一。隊。自。天。半。而。過。歌。管。如。沸。似。滿。城。景。物。皆。入。樂。譜。矣。嗟。乎。似。此。佳。景。雖。有。通。神。之。筆。亦。難。爲。狀。舉。一。必。且。漏。

萬矧夏中夜。半身。在山宮。飛甍重簷之下。飄颻如凌虛。而立幾疑魂靈亦將脫離軀壳而去。然亦以軀殼倖存。籠諸晚烟薄霧之中。得消受此晚涼清福。則此軀壳者亦仙蛻之餘耳。雖然。凡此諸想在常人固宜如是。而賽達者則以爲凡此一景一物。莫不足以動其愁思。實則彼方寸之中。初亦無所主。定祇以萬縷情絲。都無所着。遂覺所見之景。都幻爲可愁之景耳。此時月光初上。全射罽照之上。廊廡皆明。憑闌俯視。此月中世界。第覺柔情一縷。隨墮於無何有之鄉。不知所至。忽聞鑼聲鏗然。直破此沉寂之空氣。而出。乃始如夢方醒。凝眸下視。則見海中有一巨艦。直向苑牆而來。無何已抵海壖。舟中均武士。縛基督教徒。推之上岸。長公主乃呼兩妹。同赴窗隙下觀。見羣俘中有三少年。狀至英俊。面目適爲月光所射。模糊不甚可辨。而兩眸子咸灼灼。雖在困厄之中。曾不少減其英氣。且時時回首視其同儕。音語雖不可辨。然以意度之。似叱其懦也。三公主自少至長。凡所見者。女侍而外。惟三數黑奴。其他則海上漁翁而已。類多面目可憎。無足以用其情。故不得已而恆寄情於花鳥。今乃斗見此英俊之三少年。大似厝火於積茅之箱。初不甚烈。一旦箱蓋驟啓。空氣既溢。火乃大熾。遂至不可收拾。此時情苗陡長。縛其身心。幾無間隙。而慘淡之月光。亦於此時射及三主之面。似謂情魔既長。汝惡果生矣。願三主亦殊不之覺。仍自憑檻下視。長公主則以手拍雷拉達之肩曰。妹乎。汝不見彼絳衣少年。何英俊乃爾。此世界中。實有與匹身在幽囚之中。乃亦渺視一切。且若不屑一盼。

偉哉此少年也。次公主亦莞爾笑曰：妹不見青衫之人，彼乃溫文如此。讀吾書者，當知二人之所好，固不同也。長公主聞雷拉達言，則但微笑不答。小公主在旁，則方凝神默默，寂無所語，心念此緒，衣郎不圖，竟亭亭有如玉樹，吾將何以擬之？其蓮花乎，然而蓮花又嫌其腴耳。思至此，乃頻以纖指理其如雲之髮，讀吾書者，當知彼三人當日之思想，至倏迅如電，初不如吾書之冗長，要之當在一秒鐘間耳。此時三少年已漸去遠，而孰那海達則猶含情默默，目送此緒衣少年，至不可辨影而止。面靈魂栩栩，隱約間似猶在少年身畔也。此時忽覺有人拍其肩曰：三妹痴矣。小公主遽然驚覺，則雷拉達方亭亭立其身畔，以如水之秋波，睨之而笑。孰那海達容乃大頰雙頰，緋紅有如海棠。雷拉達忽覺心有所觸，則亦立頰其頰，乃相對無語。長公主則以手托其頰，潑灑而立，肅然如有所思。而海上雲霞及宮中花樹，咸若殷殷然來告。此三人曰：種情即愁，思之胎，但吾輩前經早成，陳蹟汝輩則正未有窮期，行方來耳。當此之時，開迭迦適繕繡幕而入，手花一握，佝偻而行。觀三公主均默不語，而眉稜眼角之間，則實含有無限情愫，不禁詫曰：嘻，孺子何爲，豈尙未御膳耶？又曰：若姊妹咸嬌怯之軀，乃不慮爲夜涼所中，嗟乎汝輩，奈何若此？須知多愁之事，殊不宜汝等十八之年也。三主聞言，乃同聲而歎。孰那海達則立趨抱開迭迦之頸，嬌癡如好鳥投懷，且復以其柔荑之指，拍其保氏之肩。嬌聲呼之曰：阿母，開迭迦亦以手撫其背曰：孺子乎，奈何長日寡歡如此，須知多愁抱恨，實不宜

於汝輩妙年。汝輩此時如花蓓蕾。正宜同向春風。舒其向榮之態。奈何長日鬱鬱。孺子究何所見。盡舉以告余。我當爲汝解釋之言時。以手撫執娜海達而笑。小公主含笑起立。回首以視賽雷曰。阿姊言之。長公主初不欲言。既而思之。苟告之者。開迭迦或能爲予謀。乃盡舉適才所見。以告開迭迦。開迭迦聆其言。不禁躍然動故國之思。因曰。傷哉。此三少年。乃爲俘虜。不知彼樓頭少婦。灑却幾許清淚矣。言時。顧三公主曰。孺子須知。若輩少年。在故國時。必以武力丰采。結歡少婦。孺子不觀古書乎。其中所載勇士美人。一旦膠合。輒如蠶之縛絲。纏綿婉轉。至死靡已。蓋大半確也。今此三少年者。忽乃遭此無辜。鴛鴦只合長相聚耳。一旦分拆。寧不悲哉。開迭迦話端。既開則復滔滔不已。且更艷述閨中情況。以娛三主。雷拉達聞其保氏言及西班牙美人則亭亭起立。顧影自憐。乃不覺失聲而吁。小公主不語。但以其如水之眸子。注視開迭迦不已。賽雷回味其言。則覺開迭迦所言。殊不能無僞。其意以爲男子戀婦固也。然亦何至纏綿如是。因復絮絮向開迭迦詰問。開迭迦亦樂爲之告。以爲惟此能娛三主之心。則亦何卹於言。於是花前月下。無日不以美人名士。及三少年之言爲談助。不知此老人之言。實已深種愛根於三公主之心田。殆不可以復拔。而開迭迦者。猶憐惜以爲善導。孺子也。寧不悖乎。迨見三主咸已婀娜成身。乃始憬然而悟。默自內答曰。公主長矣。吾奈何以此告之。苟令老王聞之者。吾頭不在吾頸矣。自後遂不敢言三少年事。又念三公主知識已開。不可久置離。

宮長日鬱鬱。行且爲病。會三公主誕。開迭迎使人赴王宮。頌王爲三公主祝誕。復以瓊絲之宮。置一桃。一李。一杏。咸紅酣初熟。使進。王意謂三主年已長成。可以嫁矣。是日王適退朝。閒居啣一菸。斗憑檻而立。螭牆之上。玫瑰正花。嫣紅有如的礫。飛泉仰出其旁。隱約作琴聲。王乃徐吸其菸。凝神如有所思。侍臣乃以開迭迎所獻之小宮進。王凝視頃之。知保氏意之所指。因念三女雖僻居山宮。未嘗與少年洽。且有良保爲之傳。顧以星家有言。則不能無所過慮。要之當以躬自督率爲佳。乃令星家擇日。以從騎親至山宮。取其嬌女。既至。則見三女均已亭亭。不禁大喜。蓋當三主初至離宮時。均天真爛漫。一無知識。今則已超出僮娃畛域。有若名花蓓蕾。頰頰有容。長公主者。頰美而肅。眼光射人。行事恆爲兩弟表率。既見王。則俯伏行臣禮。初不類人子之面。其父者。次公主則溫柔婀娜。行步如飛燕。見王則以笑。靨親王之手。且誦亞刺伯詩以爲王頌。而三公主者。既遜其長姊之肅。又不如次姊之溫媚。惟其一種玲瓏嬌小態度。直欲使老王挾而置之。心坎小公主行。既近王。初亦欲以靨親王之手。以表親愛。願遂巡猶不敢。因昂首以覷其父。見王方笑。則不覺天性大動。立趨前抱王之頸。而使王親其頰。王乃大悅。開迭迎見王之喜也。則亦蹣跚而前。俛伏頌王。王以左手挽之。起且慰其勞。謂輔三女有功。開迭迎蒙此寵錫。則覺如駕雲霧而行。洋洋喜不自勝。王因執開迭迎之手而言曰。吾三女長成如此。初非我所及料。願吾有夜光之珠。乃不得驪龍爲獲。奈何。乃命從臣命駕。又詔